

# 在星空之间

(俄) 阿方纳西·费特著

谷羽译



## 费特诗选

A. Fet



# 在星空之间

费特诗选



(俄) 阿方纳西·费特著

谷羽译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桂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星空之间：费特诗选 / (俄)费特 著；谷羽 译. —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4.4  
(诗歌俄罗斯)

ISBN 978 - 7 - 5495 - 4690 - 9

I. ①在… II. ①费… ②谷… III. ①诗集－俄罗斯－近代 IV. ①I512. 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96299 号

出 品 人：刘广汉

丛书主持：魏 东

责任编辑：魏 东

装帧设计：赵 磊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 )  
( 网址：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 )

出版人：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：021 - 31260822 - 882/883

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( 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驻地 邮政编码：256401 )

开本：850mm×1 168mm 1/32

印张：9.25 字数：80 千字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35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。

## 序 言

吕正惠

费特和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同样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。费特比屠格涅夫小两岁，比托尔斯泰大八岁。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长期不和，却都和费特要好，两人之间有时要透过费特互通信息。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都喜欢费特的为人，也都欣赏费特的诗才。

费特只写诗，很少写小说；屠格涅夫写诗，又写小说；托尔斯泰只写小说，不写诗。其实三个人都赋有诗才，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具有强烈的诗意。1860年以后，平民知识分子兴起，他们不喜欢贵族出身的文化人，他们倾向于激进改革和革命，强调文学、艺术的社会功能，讲究实用，不喜欢贵族孤芳自赏。他们称赞屠格涅夫和托尔斯

泰的小说，厌恶费特只会歌咏大自然和爱情，不知民间疾苦。在很长的时期里，费特诗名不盛，只有一小圈人知道他，其中，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是主要的称颂者。

1890 年以后，象征派兴起，诗歌在俄罗斯文学中重获主流地位，费特的价值才真正得到承认，从此以后，他成为和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丘特切夫、涅克拉索夫并列的大诗人。

我从文学史上知道以上的事情，却从未读过费特的诗。在疯狂购买大陆书的时期，我曾经买到一本薄薄的费特诗选，却因为买书太多，连翻都没有翻，如今也不知道放在哪里，无法寻找了。2008 年我认识了谷羽先生。他谈到，他也译了一本费特诗选，至今尚未出版。我还想读费特，他印了一份给我，我约略读了二三十首，觉得费特的诗很有魅力，决心出版这本译诗集。

读了费特的诗，才最终了解，为什么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会喜欢他的诗。他们三个人都喜欢大自然，对大自然的美都具有一种超人一等的掌握能力。我们看费特这一首《夜晚宁静》：

夜晚宁静，闪烁星光，  
天空中的圆月忽明忽暗；  
美丽的双唇甘甜芳香，

在星光闪烁的安谧夜晚。

我的美人，月色皎洁，  
我怎样才能够一扫忧烦？  
你满怀爱心光彩四射，  
在星光闪烁的安谧夜晚。

在这里，迷人的月色和对爱情的怀想紧密连结起来，而所谓的爱情，并不只限于男女两人的男欢女爱，是对于美好未来的向往，是对于希望与梦想的追求。大自然的美，蕴含了爱情、希望和梦想，蕴含了人所希冀的美好的一切。大自然的美，引发了人对一切美的追寻，大自然的美，是真、善、美的总源头。这是费特、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共同的美学原则。再看《我等待》：

我等待……河水银光熠熠，  
传送来夜莺鸣啭的回声，  
月下的草叶缀满了钻石，  
艾蒿上有亮晶晶的萤火虫。

我等待……蓝幽幽的夜空，  
撒满了大大小小的星，

我听见心儿怦怦直跳，  
只觉得浑身上下簌簌颤动。

我等待……忽然南风吹来，  
心里温暖，我走走停停；  
一颗明亮的星坠落天外……  
再见吧，再见，金色的星！

大自然的美让我们等待，让我们希冀，让我们追求。没有这种追求，人生就没有什么色彩和光明。像这样的感受，我常常在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片断中读到。

大自然的美除了引发我们对于美好的追寻外，还引发我们沉思，沉思人生的真谛。费特有一首诗我很喜欢，题目叫《我久久伫立》：

我久久伫立一动不动，  
目不转睛凝视遥远的星——  
于是在星斗和我之间，  
冥冥中产生了某种关联。

当时的遐想已无印象，  
我只顾聆听曼妙的合唱，

空中的星星微微颤动，  
从那时我热爱天上的星……

我们和大自然“冥冥中”有某种关联，我们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关联，但由于意识到这种关联，我们觉得自我已溢出了“我”之外，和一个更大的、不可说的东西冥合为一，为此我们得到一种安慰。我推测，是费特这种泛神论色彩，引发了象征派诗人的赞许。

费特还有一首《躺在牧场的草垛上》，我也很喜欢：

南方之夜，仰面朝天，  
我躺在牧场的草垛上，  
四面八方有音流抖颤，  
那是天体生动的合唱。

大地如同浑浊的噩梦，  
失去了分量不断下沉，  
一个人独自面对夜空，  
我恰似天堂首位居民。

是星斗成群向我飞翔，  
还是我坠落午夜深渊？

恍惚觉得有一只巨掌  
把我抓住，凌空倒悬……

我曾经半夜躺在山顶上，满天星斗的夜空笼罩着我，那种感觉真是难以形容。费特说：“一个人独自面对夜空，我恰似天堂首位居民”，我也有那种“至福”之感。

所谓现代文明，其实就是城市文明，城市文明不但让我们远离大自然，还不断地破坏大自然。从小在城市中长大的小孩，或者遗忘了小时候接触的大自然的成年人，是否保留了对自然美的欣赏能力，不能不使人怀疑。不能欣赏大自然的美，还能够想象一切的美吗？这也使人怀疑。

因此，费特是值得一读的。

2011年9月8日

## 译序

# 阴影 星光 霞光 灯光

——俄罗斯纯艺术派诗人费特的诗路历程

谷 羽

一个半世纪之前，1856年俄罗斯《祖国纪事》杂志第五期第三十七页刊登了一首题为《影》的诗歌译文：

塔的影子落在所有的台阶，

无论怎么扫也扫不干净，

太阳还来不及收起这影子，

月亮又照出了塔的阴影。

原来这里翻译的是我国宋代大诗人苏轼的七言绝句

《花影》，汉语原文是：

重重叠叠上瑶台，几度呼童扫不开。

刚被太阳收拾去，却教明月送将来。

把这首诗译成俄语的是纯艺术派诗人阿方纳西·阿方纳西耶维奇·费特(1820—1892)。诗人不懂汉语，他是依据德文转译的。“花影”译成了“塔影”，究竟是德文译者的笔误，还是俄罗斯诗人费特的误解，现在已无从考证。值得指出的是，据说这是俄国刊物上正式发表的第一首汉语诗歌的译文。

“花影”也好，“塔影”也罢，终归都是阴影，象征着心里感受到的沉重与无奈。为什么这扫不干净的阴影引起了诗人费特的关注呢？这个问题倒值得思考。其实，诗人费特心里确实存在一些难以清除的阴影，其中有身世造成的阴影，有恋爱产生的阴影，也有社会经历留下的阴影。

阿方纳西·申欣是个俄罗斯贵族地主，他在四十四岁的时候去德国旅游疗养，其间认识了二十二岁的夏绿蒂·菲奥特。这个俄国男人不知施展了什么样的魔法，居然让德国少妇疯狂地爱上了他。夏绿蒂撇下了她的女儿和丈夫，跟申欣私奔回国，不久之后她生了个男孩儿，起名也叫阿方纳西。这一对男女两年后才在教堂正式结婚。

孩子长到十四岁时,不料,教会出面干涉,认为他是父母正式结婚前出生的,属于私生子,不能姓申欣这个姓,也不能继承贵族身份与特权。十四岁的少年,怎么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呢?他的心里自然留下了浓重的阴影。

可怜无助的少年,只好使用母亲的姓氏菲奥特。他先是在一所德语寄宿学校读书,十八岁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,上中学期间就开始写诗,读大学时不仅写诗,还开始翻译诗歌。他的德语和俄语一样好,他把歌德、海涅的抒情诗翻译成俄语,得到好朋友波隆斯基、戈利高里耶夫等人的赞赏。二十岁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,在俄罗斯诗坛崭露头角。他写的抒情诗《黎明时你不要把她叫醒……》、《含愁的白桦》、《求你不要离开我……》、《我来看望你……》等等,不仅受到一般读者的好评,而且引起了作曲家的关注,他们开始为这位年轻诗人的作品谱曲,就连著名评论家别林斯基也赞赏费特的才华。

身在校园的诗人给报刊投稿,起初署名为“阿·菲”或“菲奥特”,不料有一次编辑部给他改成了“费特”,他索性就用“费特”做了自己的笔名和姓氏。可是在他内心深处,最想使用的姓氏仍然是——申欣,因为那是被剥夺的姓,是属于贵族身份的象征。怎么样才能失而复得,名正言顺地使用“申欣”这个姓,怎么样才能重新得到贵族身份,成了这个年轻诗人的一块心病。

大学毕业时,他已经是名满京都的诗人了,照一般人看来他会留在莫斯科,进入文学界,或者谋个官差,业余写诗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费特离开了莫斯科,他参军服役,跟随一个骑兵团到了遥远的俄国南方赫尔松省,部队的营地就驻扎在乡下。他下决心投笔从戎走这条艰苦的道路,唯一的目的是想在军队中得到升迁,最终赢得贵族称号。可是人算不如天算,他在军队中服役十年,不仅没有达到取得贵族身份的目的,反而遭遇了另一次重大挫折,心灵又一次被阴影笼罩。

费特在南方乡村遇到了少女玛丽娅·拉季绮,她是个小地主的女儿,容貌秀丽,文静娴雅,喜欢文学和诗歌,还弹得一手好钢琴。费特最爱听她弹奏李斯特的乐曲。乡下生活单调枯燥,能欣赏悠扬的钢琴曲,实在是难得的精神享受。拉季绮爱上了有才华的费特,费特也从心里喜爱拉季绮。

可是究竟要不要娶这个姑娘为妻,费特十分犹豫,一方面 he 觉得还没有能力结婚成家,另一方面,心里还有说不出口的盘算,除了那个贵族头衔的远大目标,他还指望未来的妻子能给他带来丰厚的陪嫁。就在他左右为难、进退失据的日子里,拉季绮家里发生了一场火灾,姑娘葬身火海,这给费特留下了终生的懊悔与愧疚。《往日情书》、《另一个我》、《你身陷火海……》、《当你默默诵读……》等

诗篇，都是费特怀念拉季绮的伤心之作。“烈火”成了诗人几十年挥之不去的情结，他晚年的诗集《黄昏灯光》里仍然有不少作品描写初恋的少女，抒发痛爱交织的复杂心情。

费特三十三岁的时候，由于部队换防，来到了彼得堡附近，从此又有机会跟首都文学界的人士接触交往，诗人屠格涅夫、涅克拉索夫，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，评论家鲍特金等人都成了他的好朋友。《现代人》杂志经常刊登他的诗歌作品，格林卡、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纷纷为他的抒情诗谱曲。他翻译的海涅的《美人鱼》，先后有十四位作曲家谱曲，他创作的《耳语，怯生生的呼吸……》也有十一位作家谱曲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费特诗歌的魅力。用萨尔蒂科夫-谢德林的话说：“整个俄罗斯都在传唱费特的浪漫曲。”

费特被称为纯艺术派的代表性诗人，属于这一流派的还有阿·托尔斯泰（1817—1875）、波隆斯基（1819—1898）、迈科夫（1821—1897）和梅伊（1922—1862）等为数不多的诗人。他们的创作题材侧重歌颂爱情、友情、亲情、乡情，描写自然风光，注重诗歌的形式和音乐性，在诗行结构、诗节安排、节奏韵律以及语言运用方面，推陈出新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，彰显出不同流俗的艺术个性。

诗人费特尤其擅长捕捉自然界光与影的微妙变化，善于把握稍纵即逝的瞬间感受。他的抒情诗情景交融，描绘

春天和早晨清新喜悦的情感，描写夜色、星光、月光下人物的感受尤为出色。《景色清幽……》、《耳语，怯生生的呼吸……》、《这清晨……》等抒情诗，有意不使用动词，采用意象叠加的手法，新颖别致。《给唱歌的少女》，采用通感手法，化虚为实，把听觉形象转化为视觉形象，受到柴可夫斯基的高度赞赏。费特说过：“艺术创作的目的就是追求美！”因此被冠以“唯美主义”的头衔，又称为纯艺术派。

1857年7月9日，托尔斯泰给评论家鲍特金写信谈到了费特的诗《又一个五月之夜》。他说：“费特的诗美极了。像这样的诗句：‘空中，尾随着夜莺婉转的歌声，到处传播着焦灼，洋溢着爱情。’真是美的极致！像这样大胆而奇妙的抒情笔法，只能属于伟大的诗人，这个好心肠的胖军官从哪儿来的这种本领呢？”细想诗人费特的性格，实在是充满了矛盾。一方面他是才思横溢的诗人，另一方面是肥胖的军官，是工于算计的地主。大概他的激情与诗意源自母亲的遗传，而他的精明盘算则受到了父亲申欣的影响。

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，是纯艺术派非常风光的一个阶段。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。进入六十年代以后，伴随着俄罗斯自上而下废除农奴制，社会进入一个动荡变革的时期，平民知识分子走上历史舞台，抗议社会黑暗与不公，以涅克拉索夫为代表的公民诗派掌握了诗坛的主导权，处于主流地位。费特的纯艺术诗歌逐渐边缘化，

遭受非议与冷落，他出版的诗集无人问津，甚至被批评家皮萨列夫嘲讽、挖苦说只配做糊墙壁的衬纸使用。创作连续遭遇打击，自然给费特带来了心理上又一层阴影。

费特三十七岁的时候，娶了批评家鲍特金的妹妹玛利娅为妻，虽然她相貌平平，也缺乏艺术气质，而且还是再婚，可她的父亲是经营茶叶的大富商，给女儿的嫁妆十分丰厚，从而大大改善了费特的经济状况。他购置了田庄、土地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主。诗歌创作越来越少，心思集中在种燕麦、修磨坊、建养马场等杂务上。同时他还担任了民事调解法官，偶有闲暇时间，就阅读叔本华的哲学著作。原来诗歌界的朋友几乎断绝了来往，只有列夫·托尔斯泰跟他保持联系。他有时去离图拉城不远的雅斯纳亚·波良纳庄园做客，托尔斯泰把费特看成知心朋友，有一年还亲手做了一双高筒皮靴送给他，这让费特感动不已。

到了1873年，五十三岁的费特时来运转，经过沙皇特批恩准，终于获得了贵族称号，并得以重新使用“申欣”这个姓氏。为了报答沙皇的恩宠，他不顾年事已高，居然申请当了宫廷侍从，就像当年普希金当宫廷侍从一样，引起了许多文人志士的嘲笑。

进入八十年代以后，费特又重提诗笔，恢复了诗歌创作，依然保持了旺盛的创作热情与活力，他晚年出版的三

本诗集均以《黄昏灯光》为标题。

综观诗人费特一生的创作，有个十分有趣的现象，社会生活相对平稳的时期，他的诗歌多受到肯定与好评，而社会动荡变革时期，他的作品便备受冷落，这一规律一直延续了很久。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界的白银时代，俄罗斯一些诗人如巴尔蒙特、勃留索夫、勃洛克，都推崇费特是象征派先驱，赞扬他艺术探索的勇气；十月革命后，费特诗歌再次被打入冷宫，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才重新恢复名誉。八十年代俄罗斯人已把费特视为俄罗斯诗坛十杰之一，在诗歌史上占有了一席重要地位。经过世代风雨的冲刷，纯艺术派诗人费特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历史评价。尽管终其一生诗人心里累积了重重叠叠的阴影，但是他欣赏月光、星光，赞美晨光、霞光，晚年还点燃了柔和的“灯光”，他留给后人的作品，光明多于阴影，不愧为爱与美的结晶。

2010年9月7日